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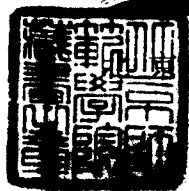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/634

高山下的花环

李存葆



20879855



出版社

879855

十月丛书

十月丛书
高山下的花环
李存葆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103,000字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-150,000
书号: 10071·470 定价: 0.47元

目 录

- 高山下的花环·····李存葆 (1)
- 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篇外缀语·····李存葆 (145)
- 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·····冯 牧 (163)
- 读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

高山下的花环

李存葆

记不清哪朝哪代哪位诗人，曾写过这样一句不朽的诗——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引 子

在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，在赵蒙生的办公室里，我和他相识了。

寒暄之后坐下来，便是令人难捱的沉默。赵蒙生是这三营的教导员。他出生于革命家庭，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，其母是位“三八”式的老军人。三年前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，他荣立过一等功。三年多来，他毫不

艳羨大城市的花红柳绿，默默地战斗在这云南边陲。另外，他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柳岚，也离开了大城市来到这边疆前哨任职。

在未见到他之前，军文化处的一位干事简介了上述情况之后，对我说：“您要采访赵蒙生，难哪！他的性格相当令人琢磨不透。他的事迹虽好，却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，原因就是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！”

脾气怪？搞创作的就想见识一下有性格的人物！

见我执意要去采访，文化处那位干事给赵蒙生所在团政治处打罢电话，又劝我说：“李干事，算了，别去了，去也是白跑路。团政治处的同志说，三天前赵蒙生刚收到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，那汇款单是从你们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。赵蒙生为那汇款单的事两宿未眠，烦恼极了！”

一张汇款单为啥会引起将门之子的苦恼，这里面肯定有文章！于是，我更是毫不迟疑地乘车前往。

此时，我虽见到了他，但他一句“没啥可谈”，便使我吃了“闭门羹”。

坐在我们一旁的是营部书记^①段两国。象是为了要打破这尴尬的局面，他起身给我本来是满着的茶杯，又轻轻添进一丝儿水。

赵蒙生仍是一声不吭。他是个非常英武的军人。从体形到面容，都够得上标准的仪仗队员。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，此时他那拧着两股英俊之气的剑眉下，一双明眸

^① 营部书记是做文书工作的，相当于排职干部。

里布满了血丝，流露着不尽的忧伤和悲凉。难道还是为那汇款单的事而苦恼？

也许他也受不了这样的沉闷，便摘下了军帽。我这才发现他额角右上方有道二指多宽的伤疤。我正琢磨着该怎样打破这僵局，想不到他竟开口了：“听口音，您象山东人？”

“对，对。我老家离沂蒙山不远呢。”

“您在济南部队工作？”

“我是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。”

“那么，您怎么会来这云南……”

我连忙告诉他，三年前的初春，在总政文化部的统一组织下，我曾有幸来过这云南前线跟随参战部队，经历了那场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。我这次来的目的，是想访问一些三年前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，如今又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……

“噢。”他出于礼貌点了点头。

见采访火候已到，我忙说：“赵教导员，您能否给我谈一谈，您是怎样说服您的爱人柳岚同志来边疆的……”

“啥？让我瞎吹柳岚呀！那真是可悲可叹！”他连连摇头，自嘲地接上道，“柳岚回去休探亲假去了，她现已超假二十多天未归队！我们正准备打报告给她处分。小段，你证实，这可不是瞎说吧！”

书记段两国约有二十三、四岁，白暂暂的脸蛋上挂着书生气。他很是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对。柳军医超假已二十二天了。可她有病假条。”

“那病假条绝对是骗人的鬼把戏！”赵蒙生愤慨地对我说，“柳岚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年，就多次嚷着要脱军装转业，说这里绝对不是人住的地方。看来，要让她继续留在这边防，那是‘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’！”

他说罢，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。

眼下是三月，我临离开济南时刚见过一场大雪，而这地处亚热带的滇边，竟是酷热难当了。屋外，树上知了的叫声响成一片，我心中涌起阵阵燥热。看来，我这次采访也将是毫无收获了。

过了会，他竟又开口了：“既然您是从山东来的，那么，先请您看看这……”

他递给我的，正是那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！汇款单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枣花峪大队寄来的。上面写有简短的附言：

蒙生：这是三年多来你寄给梁大娘的钱，现全部如数给你寄回，查收。

“汇款单是前天寄来的。我真搞不清梁大娘为啥把钱全部退给我……”赵蒙生用拳头捶了下头，脸抽搐着，痛苦异常。

沉默了一大会，他才静下心来对我说：“在自卫还击战前前后后，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。也许有了那段经历，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。”稍停，他望着我，“您要有兴趣的话，我倒可以把那段经历讲给您听听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：“好。您讲吧。”

他站起来：“先请您看一下这两幅照片——”

我这才发现，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上，并排挂着两帧带像框的照片。他指着左边的像片说：“这张放大的六吋免冠照，是我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。他名叫梁三喜，老家在山东沂蒙山。他原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，在还击战中壮烈殉国。当时，我是九连的指导员。”

还未等我仔细端详烈士的遗容，他又指着右面那张十二吋的大照片说：“这是梁三喜烈士一家在他墓前的留影，这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白发老人，是烈士的母亲梁大娘。这身穿孝服的年轻媳妇，是烈士的妻子韩玉秀。玉秀怀中抱着的是梁三喜未曾见过面的女儿，名叫盼盼。”

我们又坐下来。赵蒙生的表情仍很沉重。

我从旅行包里取出小型录音机，轻轻装上了磁带。然而，赵蒙生却向我摆了摆手：“别急。在我讲述之前，我得向您提出三点要求，当您认为我的要求您能接受时，我才有可能对您讲下去。”

“哪三点呢？”我轻声问。

“其一，当您把我讲述的故事写给读者看的时候，我希望您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去打扮这个朴实的故事。要离部队的实际生活近些，再近些。文学是要有审美价值的，而朴实本身不就是美吗？”

想不到眼前这教导员竟如此有文学修养！他说的全乃行家之言，我当即点头同意。

“其二，当前读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不甚感兴趣。我看其原因是某些描写战争的作品却没有战争的真情实感，把本来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磨平，从而失去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。别林斯基说过，缺乏戏剧性的长篇小说，是生气索然而沉闷的。这话有道理。但有的作者为追求戏剧性，竟凭空编造故事，读来则更令人感到荒诞不经。这里先请您放心，我的亲身经历，本身已具备了戏剧性。不过，在我进行必要的铺垫和交代时，您开始会感到有点儿沉闷，但希望您不要打断我的讲述。我请求您耐心地听下去。您最终便会知道，这个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，即使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情，为之落泪的！”说罢，他望着我，“您能不加粉饰地把它记录下来吗？”

我再次点头表示从命。

“其三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我和我妈妈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。您必须如实描绘生活中的‘这一个’，如果您稍将‘这一个’加以美化的话，这个故事不是大减成色，便是不能成立了。因此，这是三点中至关重要的一点。”

我大惑不解。

这时，书记段两国对我说：“在教导员讲述的故事中，我也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。但我也诚恳地企望，您切莫对我笔下留情！”

呵，又出来一位“这一个”，我更不解了！

“我提的三点，尤其是第三点，您能接受吗？”赵蒙生催问我。

我急于听到下文，连忙点头同意。

以下，便是赵蒙生的讲述——

—

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。

我离开军政治部宣传处，下到九连任指导员。我原来的职务是宣传处的摄影干事，那可是既美气又自在的差事呀。讲摄影技术，我不过是个“二混子”。加上我跟宣传处的几位同志关系处得也不太好，我要求下连任职，是他们巴望不得的事。

我不多的家当，两天前就由团后勤处的卡车捎到了九连。当团里用小车送我到九连走马上任时，我随身只带着个小皮箱。皮箱里装着一条大中华烟，还有一架“YASHIKA”照像机。那架进口照像机，是我八月份回家休假时，妈妈托人给我从侨汇商店里买的。当我把公家的照像机移交之后，高兴时我还可以玩玩这“YASHIKA”。

解 当时，九连的驻地并不在这边防前哨，离这里少说也有千里之遥。不过，营房也是设在阒无人迹的深山沟里。

我和梁三喜及九连的排长们第一次见了面。

梁三喜两手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煞是激动：“欢迎你，欢迎你！王指导员入校半年多了，我们天天盼着上级派个指导员来！”

看上去，梁三喜是个“吃粮费米、穿衣费布”的大汉，比我这一米七七的个头，少说要高出两公分。那黝黑的长

方脸膛有些瘦削，带着憋气的嘴唇厚厚的，绷成平直的一条线。下颌微微上扬。一望便知，他是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参军的。

他望着我：“指导员，有二十六、七岁了吧？”

我说：“咱可不是‘选青’对象，都三十一啦！”

“这么说咱俩是同岁，都是属猪的。”他笑着，“可看上去，你少说要比我小七、八岁呢！”

“连长，你也学会‘逢人减岁，遇货加钱’啦！”站在我身旁的一位排长对梁三喜说罢，又滑稽地朝我一笑，“行啦，一个黑脸，一个白脸，你俩这一对猪，今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吧！”

梁三喜忙给我介绍说：“这是咱连的滑稽演员，炮排排长！”

“靳开来，靳开来！”炮排长靳开来握着我的手，“不是啥滑稽演员，是全团挂号的牢骚大王！”

梁三喜接着把另外三位排长一一给我介绍。

外表比我老气得多的梁三喜，又诚笃地对我笑着说：“行呀，今后你吹笛儿，我捏眼儿，一文一武，咱俩配个搭挡吧！”少停，他叹口气，“咳！副连长进了教导队，副指导员因老婆住院回去探家了。这不，连里就我和这四员大将连轴转，你来了，就好了。要不然，今年我的假就休不成了！”

靳开来接上道：“连长，干脆，明天你就打休假报告，争取下个星期就走！别光给韩玉秀开空头支票了，让人家

天天在家里盼你！”说罢，他转脸对我，“奶奶的，连队干部，苦行僧的干活！”

看来，我的搭档们都不是“唱高调”的人。这，还算是对我的心思。

紧急集合号声骤起。那刷刷的脚步声告诉我，要让我“宣誓就职”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梁三喜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，“这是新来的赵指导员！”

如雷的掌声过后，队列里鸦雀无声。

我当摄影干事时曾下连拍摄过队列照片。但如此整齐的队列，我却第一次见到。四行队伍成四条笔直的一线，个个收颌挺胸，纹丝不动。连队是连长的镜子，我顿时觉得梁三喜可能是位带兵极严的连长……

“同志们，赵指导员是主动要求下到我们九连的！他从大机关里来，文化高，有水平！”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队列，与适才那轻言慢语的声调判若两人，“同志们不要有丝毫的误解，赵指导员既不是下连代职锻炼，更不是到这里来体验生活的，上级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！他的行李和组织关系等等，全一锅端来了！今后，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，多报告。军人么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大家要坚决服从指导员的指挥！请指导员讲话。”

掌声又起。可爱的士兵们鼓掌也总是拿出拚刺刀的劲头！

“同志们！我……水平不高，我缺乏经验，我……愿

和大家一起，把咱连的工作搞好。我……讲完了。”

我本是个侃侃而谈的人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“就职演说”却是如此简短。全连解散后，我仍觉得脸上热辣辣，心跳如鼓。柯涅楚克在《前线》一剧中塑造了一个绝妙的艺术典型客里空，眼下我在生活中正充当着客里空的角色。但我又缺乏客里空的演技——撒起谎来可以百倍认真而心不跳、脸不红。

演戏，我分明是在演戏！滑稽剧？恶作剧？还是真正的悲剧？指导员——党代表，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！

有些城镇入伍的战士把参军当成“曲线就业”，我甘愿从军机关下到九连任职，玩的是“曲线调动”的鬼把戏。

我出生于军人之家。授衔时爸爸是少将，妈妈是中校。记得我上四年级时，我曾跟一位同龄的伙伴，为争论谁爸爸的官大而大动干戈：

“赵蒙生，别瞎吹，再吹你爸爸也是一个豆！俺爸爸是‘双铁轨’，四个豆！”

“‘双铁轨’顶啥用！”我反驳说，“我爸爸一个豆是金豆，是将军豆！你爸爸四个豆是银豆，是校官豆。银豆比起金豆来，差远了！”

“你瞎吹！”

“瞎吹？你回去问问你爸爸，我爸爸让他立正，他不敢稍息！”……

于是乎，拳来脚往，俺俩打得不可开交。

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，我挨了爸爸一顿好揍，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发那样大的火。我哭着到妈妈怀中撒娇，谁知妈妈竟也一把推开我，让我站好，严厉地训斥我：“什么官不官的，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！记住，你是红军的后代，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！”……

那阵儿，爸爸妈妈对我要求极严。他们坐的小车从来都不让我坐，我穿的衣服也是姐姐穿下来之后改做的。妈妈经常给我讲述战争年代的艰辛生活和英雄人物，还有意识地给我买些这方面的画书。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，还有盖达尔的《帖木尔和他的伙伴们》。读了之后，我和小伙伴们便象帖木尔那样去做好事。清晨送身残的同学上学，放学后给烈军属买粮食，大冬天到教室里帮助工友生炉子。每逢暑假，老师便带我们到郊外过夏令营。面对熊熊燃烧的营火，我们憧憬着未来，崇拜卓娅和舒拉，更崇拜董存瑞……

六五年军衔取消了。然而，用童心可以拥抱生活的岁月却变得浑浊了。

六七年我参军时，爸爸已被关押起来。几经交涉，妈妈领我见到爸爸。妈妈悄声对爸爸说：“总算有门路了，蒙生可以当兵了！”

爸爸从铁栅栏里伸出手，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：“孩子，莫哭，战士有泪不轻弹嘛。去吧，到有枪声的地方去锻炼！要记住你为啥叫蒙生，要记住你是军人的儿子！”

就这样，我来到了这个军。这个军是当年从山东南下

过来的。军、师、团三级现任领导中，不少人是我爸爸的老部下。我曾洒泪感激正直豪爽的军中前辈，在爸爸蒙难之时，他们念及战争岁月的生死之交，对我精心关照……

十年动乱，摧残了多少人材。权力的反复争夺，又使多少人茅塞顿开，学得“猴精”呀！人为万物之灵，极具谋求生存的本领，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。在那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，心慈的变得狠毒，忠厚的变得狡猾，含蓄的变得外露，温存的变得狂暴……造物主催化万物的奥妙，是在一个“变”字呀！

职位再高的人也是人，人都具有可塑性。妈妈本是军区卫生部副部长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她已象“外交家”一样极善于周旋了。当五千年古国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“演员”林彪摔死之后，我爸爸“华野山头黑干将”的问题澄清了，又恢复了职务。妈妈的“外交才华”，更是熠熠生辉……

妈妈的“外交内容”事无巨细，颇为繁杂。比如为老战友搞些难搞到的药品啦，补养品啦；又如哪位老同事想当候鸟，随着季节的变换要由北去南或由南去北疗养啦，妈妈便不遗余力地挂长途电话联系，把求上门来的老同事安排到称心之地……最能体现妈妈“外交才华”的是送女同胞参军。那阵儿，城里的父母们一面高呼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，一面却在为子女们苦苦寻求出路。尤其是女孩子，不管是高墙深宅的闺秀还是普通人家的千金，大都把穿上军装当做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。我的姐姐是六二年凭考分进了上海军医大学的，用不着妈妈再操心。我的两个妹妹

是同一天穿上军装的，我们家一下便成了“全家兵”……

有人暗中估算过，说通过我妈妈的关系穿上军装的姑娘，足能编一个“红色娘子军连”。这实在太夸张了。我了解实情，妈妈送走的女兵也就是十多个，最多能编一个“娘子军班”。

“送走几个孩子当兵犯什么法？保卫祖国是她们神圣的权利和义务！”妈妈常在人面前这样说，“现在北极熊到处挑衅，当兵是去准备流血牺牲的！杨家将，一齐上。打起仗来，让你们瞧瞧俺赵家的全家兵！”

我当然不再相信妈妈的话是出自内心。但我却常常为有妈妈这样的大树做为荫庇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！

然而，大也有大的难处。因我爱人柳岚上大学的事，妈妈竟遇上了难劈的柴。

七七年夏天，S军医大学来我们军招生。名额只有两个，原则上是通过推荐和考试择优录取。柳岚在军门诊部工作，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柳岚刚刚由护士提升为医助。这时，她又想上大学。于是，远在外军区的妈妈打长途电话来，把柳岚推荐上了。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位“娘子军”，柳岚考了个倒数第三，却被录取了。“娘子军”可是不好惹，一旦她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些“陪衬角色”时，她们联名写信到处揭发，说柳岚提医助就是走的关系，这次上大学又走后门。什么“这次招生根本不是才华与智慧的选拔，而是权力与地位的竞争”，言辞尖刻得很。有人提出要组成联合调查组，揭开这次招生的内幕，坚决把柳岚追回来……

妈妈接到我的告急电话之后，象基辛格往返中东搞穿梭外交那样，火速赶到军里。

听我说明事态后，妈妈显得有点紧张，转眼便神态自若。她带着我，先后看望了爸爸的两位老部下。

“……老干部活到今天容易吗？是不是有人嫌我和蒙生他爸挨斗挨得还不狠，受罪受得还不够？是不是军里有人生个法子想整我们？群众有情绪，可以开导教育吆。柳岚的事我是不管，你们看着办！”临别，妈妈朝对方笑了笑，“哎，忘了对您说了。您那老三在我们军区司令部干得很出色哟，群众威信蛮高嘛。听说快提副科长了。”

妈妈对爸爸的另一位老部下说：“……柳岚考试分数是低了点，那还不是十年动乱造成的！她爸妈都是地方干部，前些年受的罪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正因为柳岚文化差，才更应该让她上大学深造吆！不然，没有过硬的技术，怎能让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！这些话，你们当领导的得出面给同志们解释呀。”临别，妈妈握着对方的手，“呃，忘了跟您报喜了。您那四丫头在我们总院内二科，根本不用人操心，全凭自己干得好，前几天已入党了。对了，她可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这种事，我这当大姨的是得给你们老俩口分点忧哪。放心，你们放心。”

一切都在谈笑之间。既不象低级说客那样赤裸裸地进行交易，更不象小商贩那样为头高头低去煞费苦心地搬弄秤砣。然而，我却深悉妈妈话中的潜台词：外交关系按惯